

年待我也。吹笙女曰：人間何足戀。少年樂未極，已老矣。老又有終，爭如他仙家。僻在蓬萊，處金銀宮闕之內，駕鶴乘鸞，以自嬉遊。息芝田，會瑤池，而又本不老，亦無終。何憂患之能關慮也。懿因戲之曰：爾能容我為一攜笙奴乎。吹笙女笑曰：君猶未省為老奴已多年也。吹笙女即命懿同入小艇去之。後經數日，吹笙女與懿復同來。此水邊遊水邊人有見之者，懿謂人曰：寄語長安中少年，我今被吹笙女攜挈而遠遊，不復遊長安也。言訖，與吹笙女復共入小艇吹笙而去，自後不復來，故不知所之也。

姚基

姚基者，魏人也。性奢逸不拘，少好道。因遊洞庭，逢一道人謂之曰：爾奢逸不自檢束，又好神仙之道，何也。基拜而言曰：我好奢逸者身，好道者心。我終求奢逸之事，以樂我身，亦求神仙之道，以副我心。道人曰：我今俱授之。與爾爾當俱勿授人。基再拜之。道人因袖中取一小玉匣，內有書一卷，以授基曰：讀此盡得之也。基因跪受，以讀見九轉神丹之法，復有燒金之術。基問道人曰：神丹

服之得道，信有之。變銅鐵為金，有之邪。道人曰：銅鐵皆可為金者，亦猶人之賢與不肖，皆可為仙。況銅鐵純一之物也。君但鍊藥服餌，以燒金焉。基因復魏以居，鍊藥燒金數年間，家大富，仍卻老而少。每至花時月夜，即以旨酒佳釀，命賓侶狂歌醉舞，或選幽景以出遊，即乘駿馴以女妓絃管後隨，盡興而方返。至於家人，亦被輕賤，厭百味矣。後忽因出遊，復遇昔洞庭之道人，基遽拜而問之曰：吾師何久不來邪。道人曰：爾之奢逸未息，故不來。適過此，偶觀君之面，基曰：我奢逸不見吾師來，固未息。道人曰：今當息之。基笑而與道人俱至家，廣陳錦繡，出珍寶，命酒肴，絲竹盡其懽，醉明日，道人與基皆不知所在，家人無以求尋焉。

雞肋編

莊綽裕

厄臺寺

陳州城外有厄臺寺，乃夫子絕糧之地。今其中有一字，王佛云是孔子像，舊榜是文宣王，因風雨洗剝，但存一字，宣王而釋子附會為三字，王也。其侍者冠服猶是顏淵之狀，如杜甫之作杜十姨，天下如是者，蓋不可勝數。

太素脈

澧州有卒李文和者，本僧徒，犯罪坐黥，能診太素脈。知人吉凶，雖心性隱微，皆可推測。嘗診司法孫評云：據脈當作僧道，然細審之，卻有名無實。幼時須曾出家，不爾亦見於小字也。問之，果爾。以多病嘗捨於釋氏，小名行者，余頗訝其別有他術。云：法中脈出寸口者，當為僧道。今所出不多，又或見或隱，故以有名無實斷之。後得其書，以十二經配十二辰，如五行家分宮之法，身命運限亦各有術。逐日隨支輪脈直事，故目下災福纖悉皆可見。其書序云：本唐隱者董威，畫以授張太素。太素始行其術，故以為名。後於京師四方多見診，太素脈得名，而未有如李文和者。

米元章

米芾元章，或云其母本產媪，出入禁中，以勞補其子，為殿侍。後登進士第，善書，尤工臨摹。人有古帖，假去，率多為其摹，易真本。至於紙素破汗，皆能為之。卒莫辨，也有好潔之癖，任太常博士，奉祠太廟，乃洗去祭服，藻火，坐是被黜，然亦半出不情。其知漣水軍日，先公為漕使，每

傳觀公牘，未嘗滌手。余昆弟訪之，方授刺，則已須鬢矣。以是知其為偽也。宗室華源郡王仲御家多聲妓，欲驗之大會賓客，獨設一榻待之，使數卒鮮衣袒臂，奉其酒饌，姬侍環於他客，杯盤狼藉，久之，亦自遷坐於衆賓之間，乃知潔疾非天性也。然人物標致可愛，故一時名士俱與之遊。其作文亦狂怪，嘗作詩云：飯白雲留子，茶甘露有兄。人不省露兄，故實叩之，乃曰：祇是甘露哥哥耳。大觀中至禮部員外郎，知淮陽軍卒。

方臘之亂

事魔食菜，法禁甚嚴。有犯者，家人雖不知情，亦流於遠方，以財產半給告人，餘皆沒官。而近時事者益衆。云自福建流至温州，遂及二浙，睦州方臘之亂，其徒處處相煽而起，聞其法斷葷酒，不事神佛祖先，不會賓客，死則裸葬，方殮，盡飾衣冠，其徒使二人坐於尸傍，其一問曰：來時有冠否，則答曰：無。遂去其冠，逐一去之。以至於盡，乃曰：來時何有，同胞衣，則布囊盛尸焉。云事之後，致富小人無識，不知絕酒肉，燕祭厚葬，自能積財也。又始投其黨，有甚貧者，衆率財以助，積微以至小康矣。凡出入